

石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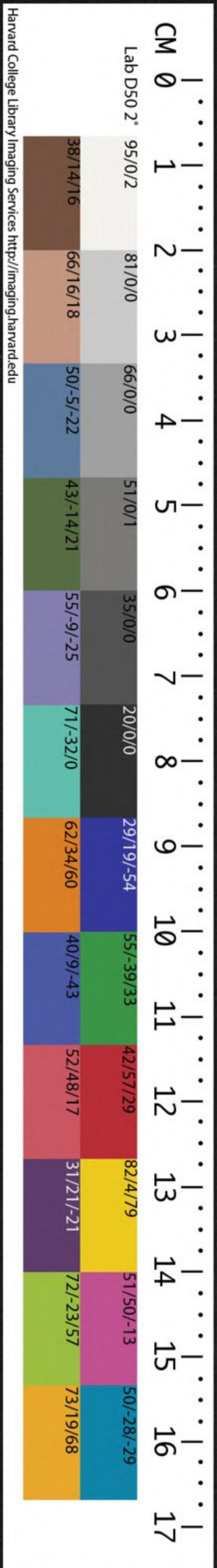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之五十三



1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國書館珍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

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途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
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
輟卷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
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侍於窮而不變乎

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
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
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
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
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
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
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
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

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
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
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
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
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

豈中古入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
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
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
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
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
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
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

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
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
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
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
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
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
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
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
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
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
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
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
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
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
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
上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

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
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遜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
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悵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
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
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
登紫閣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
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
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
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

人笑而應之曰吁若實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
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
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
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生仰化誕制殊徵
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
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

五言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五
臆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
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
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
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
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二皇
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
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
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

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
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
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
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
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
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
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
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

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
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
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
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
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
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
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
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

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疴弊迷於道趣因
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
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
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
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
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
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
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
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

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
糠麩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
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纍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
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
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
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後索隱於傅巖收釣於
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途見聽許歲餘
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
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
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

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
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
制其可乎夫束帛交交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
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
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
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
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
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
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
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

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
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
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
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
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
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因頓數矣常懼天隕不
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
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
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
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

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
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
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與璠
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
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
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
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
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
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

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
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
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
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
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
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
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
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

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
服幅巾故衣以蘧蔕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
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
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
孝道蘧蔕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
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
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
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
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
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

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

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末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

甫謚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
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
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
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
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
仲壬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
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大虛而
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
兮襲采雲以爲裳耍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
景日以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
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
像韜塵于市北兮瓶壘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
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
惑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
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
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

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
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未終諒道脩而命
微兮孰含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
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寔委深而投粵兮庶
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社夜而愈光逼區內
之迫脅兮思摠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
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
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騶
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於靈囿兮從馮
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

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
新挹玉膏於萊嶠兮掇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憇兮
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王
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韓羣兮仍騰躍
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
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戲
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纒焦明以承旂兮駟
天馬而高馳讒羲和於丹丘兮訖倒景之亂儀尋凱風
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
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奧浮鷁於弱水

今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
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
聞於前脩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
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鳧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
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
凌固陰之所瀋探龜虵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條
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偃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
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闔闔而遺
眷兮頽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
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

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
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跣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
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
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
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以爲均散而爲物結而
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
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
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
守一兮奚颺颺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悞而未
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兮

蓋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
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翺
其斯鸞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
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轆輶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
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棟
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脩旃兮建雄虹之
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
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攸
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
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兮出天門涉

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
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
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
晃而映蓋蹈烟燭兮辭天衢心闔曷兮識故居路遂適
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
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
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
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
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脩以變大眚

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賞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

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巘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

生長篳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
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
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大康頌以美晉德其
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
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惟鞠凶
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
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
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
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
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

教亦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
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
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旄無虧洋洋四海幸禮和樂
穆穆宮廟歌雍詠鏗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及景承
正受朔龍馬駸駸風于華陽弓矢囊服干戈戢藏嚴嚴
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
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
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
毋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
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

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古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

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之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末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

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
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
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
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
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
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
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
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

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
爲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
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
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元儒致爭
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暮詔令博士議虞曰
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
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
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
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

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
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
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
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
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
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
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
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
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
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
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鑿從女
棄之鑿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
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與衛恒厚善聞
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薙諸賦文頗鄙俗時

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
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哈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
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
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
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
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
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疑然山峙
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
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

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
不抽丹墀步紉袴之童東野遺白頭之叟盍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
以驚沈鱮徒屈蟠於埴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旣積而身
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
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
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爲桔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

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
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
聽余志昔元一旣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
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
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人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櫻
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

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
之未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躬夫何權戚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
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
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
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
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
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
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

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
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
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
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
立于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何舍何
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
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
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
且能約其躬則儻石之槁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

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匹巖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
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
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
平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
乃辟璆華召皙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
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皙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
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
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讐

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薦藜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

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特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

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
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
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
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
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
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
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
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退司書郎武帝嘗問贊虞二日

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被遂因水
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
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
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
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
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
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
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二十六
為記室暫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暫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

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王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

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贊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

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
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
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
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
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
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
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
愆期流寓江南綠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
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

之高入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
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
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在政秩宗參定禮郊
之禮虞旣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
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篚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
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
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終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

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

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

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
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
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
乎策曰建不刊之經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
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
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
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
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若
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過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
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
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
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
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
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
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
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
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

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

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

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
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
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
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
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
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
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
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
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
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

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
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
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
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
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
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
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
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
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
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

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叅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大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

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
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
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
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
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
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
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
和而禮師於敬矣又聞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
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魚之患由是
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
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
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
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
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
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
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
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

言書卷五十三 列傳 七
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
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
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
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
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
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
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
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曰

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
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
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
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
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
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
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
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
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礪

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

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瞻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郗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于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回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

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

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
度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
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
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
事皆施用途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
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
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譔
吳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
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大康中刺
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摠餞之因問曰思賢之
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
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
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
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
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曰頽風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
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

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

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饗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

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
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
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
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
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趨睢屢作妖
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
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
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漸成
吳始初附未收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

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
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
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
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
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脩文德以
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
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
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
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
甫而入朝宴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

以周之盛儉狃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
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
刃爲佃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
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
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
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
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
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
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

用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邁四達禮樂交
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
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
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
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
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而致之未得其理
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
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
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

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大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退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

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

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巳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

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二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

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
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
已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
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
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閣
於舉善狂寇未寘復之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殮
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
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
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
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

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
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
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
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
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
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
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
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諡曰
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
爵始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藿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思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

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
飛龍津派沫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晉書卷五十二終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愍懷太子

子彪

臧

尚

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
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
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
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闈

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

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恣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虞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

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脩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
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
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
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
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
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
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
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
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甘

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
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
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
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
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
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
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
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
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
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

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将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

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頌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

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
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
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
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
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
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
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
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
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
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

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宣城君亡
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
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
疾病旣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
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
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
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
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

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

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旣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舍

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
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劫期賈后必害
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
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
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
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
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
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
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
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

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
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
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
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
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
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
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
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
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
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

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惻
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
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
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
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
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髫鬣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
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
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

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沉戔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
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
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
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寃夢旣營
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
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
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咨徵數

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
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
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
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
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
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
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諡曰
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旣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
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
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旣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
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
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寬逾楚建
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
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

建儲德不拔掇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卷五十二終

